

从形貌修辞到视觉诗学：《画说宋词》的跨文化传播启示

王 灿，李 允*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摘要】《画说宋词》以词画结合的形式，融合了文学与绘画艺术，通过许渊冲先生的英汉对照翻译，成功地将宋词的意境美、音韵美和形式美传递给英语读者。研究发现，书中通过字形修辞、标点修辞、排列修辞以及创新图符修辞等形貌修辞手段，不仅增强了文本的视觉效果和情感表达，还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文通过分析《画说宋词》中的形貌修辞现象，探讨了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有效性，以及在现代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画说宋词》；形貌修辞；跨文化交流

【收稿日期】2025年12月9日 **【出刊日期】**2026年1月6日 **【DOI】**10.12208/j.ssr.20260019

From morphological rhetoric to visual poetics: insights o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Song Lyrics in Paintings*

Can Wang, Yun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Song Lyrics in Paintings* integrates literary and artistic elements by combining poetry with paintings. Through Xu Yuanchong's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 it successfully conveys the artistic beauty of the meaning, sound, and form of Song lyrics to English reader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book employs morphological rhetorical techniques, such as character form rhetoric, punctuation rhetoric, arrangement rhetoric, and innovative symbolic rhetoric, which not only enhance the visual effect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the text but als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analyzing the graphic rhetorical phenomena in *Song Lyrics in Painting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ir effectivenes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 value in modern cultural transmission.

【Keywords】 *Song Lyrics in Paintings*; Morphological rhetoric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引言

许渊冲先生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泰斗，以“三美原则”（意美、音美、形美）为核心翻译理念，致力于在译文中重构原作的意境、韵律与形式，为跨文化交流开辟了新路径^[1]。其译作《宋词三百首》不仅精准传递了宋词的语言精髓，更通过形貌修辞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古典诗词美学价值的跨语言再现，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典范。

传统宋词研究多聚焦于文本内容（如词意、音律、作者风格等），而对文本的视觉呈现形式关注较少。《画说宋词》（2015）作为一部融合文学、绘画与翻译的跨

界之作，首次以“一词一画一释”的立体形式呈现宋词。本书精选了《宋词三百首》中苏轼、李清照等117首经典词作，并邀请30位画家创作对应画作，辅以许渊冲的英汉对照译文，形成文学、视觉与翻译的三重对话。这一形式突破了传统文本研究的单一维度，通过图文的互文性拓展了宋词的解读空间，为研究形貌修辞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案例。

2 形貌修辞学研究

“形貌修辞是一种功能独特的修辞样式，主要着眼于辞的外表结构形式而非语义内涵，长于以形达意、以貌传情。”^[2]形貌修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文学作

*通讯作者：李允，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品中，《诗经》和《楚辞》等经典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形貌修辞的雏形。这些作品通过对人物外貌、服饰、自然景物等的生动描写，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视觉效果和情感表达。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修辞技巧进行总结：

“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3]为形貌修辞的理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陈望道（1997）在《修辞学发凡》中首次提出“辞的形貌”的说法，开创了形貌修辞研究的先河。20世纪是形貌修辞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曹石珠教授的《形貌修辞学》（1996）和《形貌修辞研究》（2000）系统地总结了形貌修辞的特点和应用规律，提出了字形、标点、图符和排列修辞四类形貌修辞方式。赵海娟教授的《文学翻译中的形貌修辞研究——以蓝译鲁迅小说为例》（2016）则聚焦于形貌修辞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指出译者应善于根据原作意境再现甚至再造形貌修辞，力求实现文学翻译形神皆似的美学价值^[4]。韩淑芹（2024）进一步提出，图文互构的形貌修辞能够突破语言壁垒，通过意象的视觉共振传递文化意涵^[5]。这一观点为《画说宋词》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理论参照。

然而，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大多集中于对言语维度的阐释，对融合言语与非言语符号的跨符际分析却相对欠缺^[5]。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形貌修辞的理论阐述和个别作品的分析上，对跨文化、跨媒介作品的系统性探讨仍显不足。对于形貌修辞在现代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图文结合形式的研究相对较少。《画说宋词》作为一部融合了文学、绘画和翻译的跨文化作品，通过字体变化、文字图像化等形貌修辞手段，增强了文本的视觉效果和情感表达，使古典诗词的意境得到多维呈现。本文选取该作品，旨在探讨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有效性，以及在现代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价值。

3 《画说宋词》中的形貌修辞现象

《画说宋词》运用多种形貌修辞手法，增强了文本的视觉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在字形上，通过繁体字、古典英语词汇和汉英对照等方式，既凸显了文化特色，又便于跨文化传播；标点符号的灵活使用既保留了宋词的韵律美，又符合现代阅读习惯；排列上采用分行、对称等形式，再现了原词的节奏与意境；而词画结合的方式则直观呈现了词作意境，实现了诗画艺术的交融。这些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使该书在语言形式与艺术表现上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

3.1 精选字形修辞

字形修辞是形貌修辞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通过变换文字的印刷体式、字形大小、拼写方式等来提高视

觉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6]。《画说宋词》中的字形修辞主要体现在印刷体式、拼写方式和斜体字等方面，营造出特殊的视觉效果。

例 1：



图 1 《画说宋词》封面截图

书籍封面“畫說宋詞”四个字，使用了繁体字，并且从左往右、从上到下排列。繁体字是汉字的一种传统书写形式，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与现代常用的简体字相比，繁体字在视觉上更具独特性和美感。这种书写形式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使标题更加醒目。从左往右、从上到下的排列方式是一种传统的书写顺序，与现代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阅读习惯略有不同。这种排列方式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增加文章标题的艺术感和文化底蕴。“画说宋词”这个主题本身就与宋朝的绘画和诗词相关，使用繁体字能够营造出一种历史氛围，使读者更容易沉浸在主题所蕴含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吸引读者的兴趣。

诗词翻译有别于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常常使用一些古典或文学性较强的英语词汇，以传达诗词的韵味。许渊冲先生在翻译宋词时，通过使用古典词汇、注重音韵和节奏、传达意境以及转换文化背景，成功地保留了宋词的美感和韵味，使英语读者也能欣赏到宋词的魅力。

例 2：

原文：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苏轼《水调歌头》）

译文：I rise and dance, with my shadow I play.

On high as on earth, would it be as gay?

Men have sorrow and joy; they part or meet again;

The moon is bright or dim and she may wax or wane.^[7](P99-100)

在翻译苏轼的《水调歌头》时，使用了“gay”一词巧妙地传达了对天上生活的美好想象和对人间生活的对比，并与前面的“play”押韵，增强了诗句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译文更加流畅和悦耳；用“wax or wane”

描述月亮的盈亏变化，增添了译文的古典美。

此外，在翻译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时，用“Mume”替代“Plum”（西方常指李属植物），采用日语借词（源自“梅”的发音“うめ”），既区别于西方“Plum”，又避免拼音“Mei”的陌生感，国际接受度更高。

宋词的题目一般由词牌、题目（或小序）构成。译文翻译过程中运用不同的字体字形，与印刷正文形成对比。例如，“卜算子·咏梅”翻译为“Song of Divination Ode to the Mume Blossom”。运用斜体字及分行排列的形式将词牌名和题目区分，形成视觉层次。

最后，配图中的题字常采用书法字体，与画面构图相呼应。例如，陈佩秋绘制的《金人捧露盘》中，画作上的题词以毛笔字书写，这种书法字体不仅保留了汉字的艺术美感，也强化了宋词的文人气质，使读者在视觉上产生文化共鸣。

3.2 活用标点修辞

标点修辞指通过标点符号的特殊运用以增强视觉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如“省略、叠用不规范使用等”^[6]。在文学作品中，标点符号不仅是语法工具，更是重要的修辞手段，能够通过停顿、节奏、语气和情感的变化，增强文本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画说宋词》通过逗号、分号和问号等标点的应用，既保留了宋词的传统韵律特点，又兼顾了现代汉语的语义表达需求。不再简单地逢韵脚就点句号，而是根据词的具体内容和语义结构进行灵活处理。譬如：

例 3：

原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蝶恋花》）

译文：I find my gown too large, but I will not regret;

It's worth while growing languid for my coquette.^{[7](P33-34)}

在“find my gown too large”后使用逗号，使句子的停顿更加自然，增强了语义的层次感。在“will not regret”后使用分号，使前后两个句子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又保持了独立性。这种标点符号的运用不仅使译文的结构更加清晰，还增强了情感的表达。在“growing languid for my coquette”后使用句号，使句子的结束更加明确，增强了情感的收束感。

例 4：

原文：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

译文：O 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

Beyond belief?^{[7](P174-175)}

通过感叹词、问号和分行的综合运用，译文不仅保留了原词的情感深度，还进一步丰富了情感层次。感叹号传达了强烈的情感，问号保留了反问的修辞效果，分行则增强了节奏感和韵律感。通过这种翻译，许渊冲成功地将中国文化中的“愁”字内涵转化为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情感表达，使西方读者能够感受到词人的情感深度和意境。

3.3 巧用排列修辞

排列修辞是指“根据需要通过对字词或句子在空间上进行特殊的排列以达到提高视觉效果的修辞方式”^[6]。这种修辞手法可以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富有韵律感，同时还能强调内容，增强情感的表达。《画说宋词》的译文在排列修辞方面具有诸多妙处，这些妙处不仅体现在对原词意境和情感的传达上，还体现在通过排列增强译文的节奏感、韵律感和视觉美感。

例 5：

原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译文：Beyond the clouds sever or eight stars twinkle, Before the hills two or three raindrops sprinkle.^{[7](P223)}

原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通过简洁的对仗结构，营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节奏感，还在意境上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深远的氛围。许渊冲在译文中采用了分行排列的方式，使译文在节奏上与原词保持一致。译文还通过“Beyond the clouds”与“Before the hills”的对称，以及“sever or eight stars”与“two or three raindrops”的对称，使译文在结构上更加平衡和美观。读者能够感受到词中描绘的宁静夜晚和稀疏的雨滴，营造出一种清幽而深远的氛围。

例 6：

原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蝶恋花》）

译文：I find my gown too large, but I will not regret;

It's worth while growing languid for my coquette.^{[7](P33-34)}

译文通过“find my gown too large”与“will not regret”的并列，以及“growing languid for my coquette”的补充，既丰富了语义层次，又生动再现了原词意境。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使情感表达更加鲜明，也让读者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词人对爱情的执着与无奈。

3.4 创新图符修辞

图符修辞是指“在文章中插用某种图形或符号。”

^[3]在语言表达中，通过插入图形、符号、图表等非文字

元素，来能够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拓展表达空间、提高视觉生动性和情感传递。《画说宋词》以词画结合的方式呈现宋词，相较于传统的纯文本研究，具有以下几层独特意义：

（1）多维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

宋词以“意境”为核心，传统研究多通过文字分析解读，而绘画的加入将抽象意象转化为具体画面。例如，张先《天仙子》中“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配以水墨画中朦胧月色下摇曳的花枝，直观展现“破”“弄”的动态美感，使读者从视觉上感知词中的微妙意境。柳永

《八声甘州》中“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绘画通过水墨渲染的雨幕与高楼，将词中的苍茫秋色凝固为可触的视觉空间，补足了文字无法完全传递的沉浸感。

（2）文化记忆的跨媒介传承

书中绘画多采用中国水墨技法（如陈佩秋的写意风格），不仅呼应宋词诞生的时代背景，更通过当代艺术家的再创作，让传统笔墨语言与现代审美对话。例如，《金人捧露盘·水仙花》中工笔与写意的结合，既传承宋代院体画的细腻，又融入现代构图，形成古今艺术的纽带。

宋代文人本有“诗画同源”的传统（如苏轼、米芾），《画说宋词》通过词画并置，重现了这一古典美学范式，激活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化基因。

（3）跨文化传播的直观桥梁

绘画作为非语言符号，能绕过语言障碍传递共通情感。例如，蒋捷《一剪梅》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英译虽需解释时序变迁，但配图中樱桃与芭蕉的色彩对比，无需翻译即可让读者感知时光流逝的视觉隐喻。

书中对“江湖”“功名”等文化专有词，通过画面（如渔船、庙堂）的直观呈现，辅助英文译文实现文化转码。例如，岳飞《满江红》配以战马长啸的雄浑画面，即使西方读者不熟悉“靖康耻”，也能从视觉中感受到悲壮的家国情怀。

4 结语

《画说宋词》通过词、画、译三位一体的创新形式，为宋词的跨文化传播开辟了多维路径。许渊冲先生以“三美原则”为内核，在英译中通过精选字形修辞、活用标点符号、巧用排列结构以及融合水墨图符，成功实现了宋词意境美、音韵美与形式美的跨语言重构。这些

形貌修辞手段不仅强化了文本的视觉表现力与情感穿透力，更通过图文互构打破了语言与文化的藩篱，使西方读者得以直观感知宋词的文化意蕴与美学精髓。

该书自2015年首次出版后，经历了多次再印和重刷，是市场上名副其实的“常销书”。该书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再印上，还催生了不同装帧形式的版本（平装版/典藏版）。本书的实践表明，形貌修辞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的桥梁作用。这种融合文学、艺术与翻译的尝试，不仅为典籍外译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注入了活力。

许渊冲先生曾说，要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世界的美^[8]。这是世界的乐趣，也是他翻译诗歌的初衷。我们希冀更多古典文学作品能够实现跨媒介译介，推动更多传统文化符号以创新形式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 [1] Yong Z, Yingbo L.The enlightenment of Xu Yuanchong's three beauties principle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ong Ci —— taking Ci of Li Yu as an example[J].SHS Web of Conferences,2023,157.
- [2] 赵海娟.形貌修辞研究史略[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2,(3):145-149.
- [3]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4] 赵海娟.文学翻译中的形貌修辞研究——以蓝译鲁迅小说为例[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23(03):39-44+81.
- [5] 韩淑芹.《孺子歌图》非言语修辞编译的形貌修辞诠释[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6):114-121.
- [6] 冯全功.论文学翻译中的形貌修辞——以霍译《红楼梦》为例[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1):76-81.
- [7] 许渊冲,陈佩秋等.画说宋词[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5.
- [8] 荆孝敏.镌刻两套许渊冲译作的出版印记[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02-28(006).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